

中南歐遊之四 斯普利特 羅馬皇宮

文 / 沈中平

之中印平

斯普利特 (Split) 是克羅地亞的第二大城市，沿海有羅馬皇帝戴克裏先夏宮的遺址。

關於戴克裏先宮和斯普利特的歷史，差不多有 30 多頁的介紹，簡直要追溯到威尼斯帝國，其中介紹斯普利特的居然有一頁之長，而且不分段落。這裏，我來簡單地介紹一下該段歷史，對接下來參觀和了解戴克裏先夏宮是有幫助的。

大家知道一千年前羅馬帝國的強盛，腓特烈一世為西羅馬皇帝。羅馬帝國初期，國家主權屬於元老院，這一階段被稱為元首製。羅馬帝國的中後期，羅馬皇帝廢除元首製，成為專製君主，這一階段被稱為君主製。

羅馬帝國後期的戴克裏先大帝決定在他的家鄉附近修建一座行宮。戴克裏先宮建於公元 305 年，占地 3 萬平方米，宮牆高 20 米，寬 2 米，宮殿正門的 6 根大理石柱是遠涉重洋從中東運來的。

有趣的是，戴克裏先大帝主動從羅馬帝位上退下，成為羅馬史上第一位自動隱退的皇帝。戴克裏先 72 歲去世後，他的陵墓保存於斯普利特市中心。

公元 476 年西羅馬帝國滅亡，7 世紀時斯拉夫人入侵，大批難民進入戴克裏先宮避難。難民沿著城牆建起了住房，使得戴克裏先宮能夠保存至今，但也造成了今天的戴克裏先宮城區中的奇觀，古羅馬的教堂和居民樓為鄰，古羅馬的城牆上有現代居民的窗戶。



罗马年代的宫殿图案



今天的罗马宫殿



戴克里先宫殿



戴克里先皇帝

聯合國把有 1700 年歷史的斯普利特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每年有幾百萬的遊客湧入只有 40 萬人口的斯普利特市，你就可以想象克羅地亞的經濟完全是靠旅遊作為支柱。

你更想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斯普利特被意大利軍隊占領並納入過意大利的版圖。

花了很多時間參觀古羅馬的戴克裏先宮內部，感嘆古羅馬的建築師和藝術家怎麼能夠憑著錘子把巖石琢成矩形，又怎麼能把圓柱安置在教堂的頂端。我拍了很多照片，張張不錯。



古罗马的城墙上有现代居民的窗户



古罗马教堂和居民楼并列



到处都是古迹



雕塑



晚上，旅行社請我們去海港吃海鮮大餐，還請了二位當地的歌手，一位能拉小提琴，一位能彈吉他。感受是：海鮮好，音樂也好，氣氛更好。

中南歐遊之五 杜布羅夫尼克 老城牆

文 / 沈中平

之中印平

杜布羅夫尼克 (Dubrovnik) 是南歐克羅地亞的名城和旅遊勝地，遊客到杜布羅夫尼克，是因為該城的古跡幾乎保留完好，你走在老城區的石子路面上，還以為自己回到了中世紀。

我在 2012 年乘 Carnival 遊輪在地中海蕩漾時，曾經在杜布羅夫尼克玩過。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城牆，老城牆從 7 世紀起就矗立在克羅地亞南部，是中世紀最偉大的沿海防禦系統之一，保護了杜布羅夫尼克五個世紀的



平安與繁榮，從未被破壞過。正因為如此，杜布羅夫尼克老城及城牆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現在遊客看到的城牆是在 12–17 世紀加修的，最高處 25 米，全長 1940 米，幾乎繞城一圈。漫步在老城的城牆上，可以欣賞到城外的大海和航船，也可以觀賞到城內的老教堂和老民宅。如此完美的景色，當然是攝影愛好者的向往。



酷愛旅遊和攝影的我在 7 年前乘遊輪到達杜布羅夫尼克，背著大相機和超長焦距鏡頭，相當於背著 2 公斤的磚塊爬上了老城牆。記得我走完 2 公里長的城牆，累得沒有爬上最高的那個瞭望臺。從城牆下來後腿都站不住，管他地上幹淨不幹淨，一屁股坐在教堂的石板階梯上，有照片為證，請看我當年的狼狽樣。



時過 7 年，我又爬上杜布羅夫尼克的老城牆了。城牆的入口處還是在 Inner Pile Gates 旁，上城牆後，Minceta 堡壘還在原位，海港入口處的聖盧克塔也依舊，整整二公里的城牆走完了，出口處對面有座大噴泉也沒變。不同的是，我這次上了又高又陡的瞭望臺，下了城牆之後，我還是可以在古老的街道上漫步，看看禮品店的工藝品，還不時對著古老建築拍照。



這要歸功於乒乓球運動。二年前我偶然去一個活動中心，遇到幾個在打乒乓球的朋友，於是我也加入了。缺少鍛煉的我，開始發球的時候都無法把乒乓球垂直地拋向空中，引得大家發笑。球滾到地上了，我得扶著乒乓球桌，慢慢地蹲下去撿球，而不能像其他人那樣直接彎腰撿球。一年多鍛煉下來，每個星期堅持去打二個半天，今天，我能連續打二個小時了，有時候還能贏上幾局。那兒還有免費的午餐，一磅砣，少了 12 磅，相當於 5 公斤吧，



你說我老了七歲反而能爬城牆了，不就是靠著減肥嗎？一路逛老巷子，看老宅門，拍老噴泉，體會到杜布羅夫尼克真是可以值得二遊的地方。其他值得二遊的有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德國的名城慕尼黑，中國的美食城揚州，加拿大的國家公園班夫，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澳大利亞的悉尼，等等。這就需要一個健康的身體，需要中上的養老金，以及好的心態。

逛到老城區的角落，看到一個衛生間，門口居然有一個石雕的男子，正在小便的模樣，提示遊客這兒有廁所。那個石雕的形象馬上讓我想起了 2013 年我去安徽旅遊時，在徽州莊園也看到一個同樣的石刻，年代都是五百年以上了，但五百年前的古人，怎麼會有同樣的構思和同樣的石刻呢？不會是五百年前的杜布羅夫尼克和中國明代的華人通過互聯網交流的吧？我馬上拍了照，找出了六年前在徽州莊園拍的老照片，一比較，連尺寸都差不多，這就是人類共同的智慧吧！

